



艺苑摘英

卫水流异彩 长安墨韵新

——观孟俊虎、王凤年画展有感

宗卫华(新乡市)

秋风畅爽,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季节里,九月十六日上午,“长安·墨韵孟俊虎、王凤年大画展”在金岭美术馆开幕。这是新乡市美术家协会李俊虎主席挂帅后的又一次水墨盛会,也是作者秉承传统与创新理念的一次实践性探索的小结汇报。

孟俊虎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1985年又在该院中国画高研班结业。他师承长安画派新领军人物之一的王金岭先生和张之光教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新乡市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九德画院执行院长,新乡医学院医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客座教授。

王凤年1961年出生于河北廊坊,现居新乡。他先后就读于鲁迅美术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师从王金岭诸先生。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河南省人大书画院理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新乡医学院医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客座教授,新乡市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九德画院艺术顾问。

孟俊虎、王凤年均为大写意画家,山水、花鸟、人物、走兽均有涉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王金岭先生,也正是

在王先生的引领下,两人在“长安水墨”艺术长河的浸染徜徉中,逐渐将“长安水墨”精神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艺术观念和笔墨之中,并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用他们极具感染力的哲学语言营造出一派雄厚厚重、雍容大气、肃雅素淡、空灵简远的水墨气象。

本次展出的100余幅作品,观众从两大写意丰富变化的手法中,体会到了画家的率意心性。许多观者步入展厅即眼前一亮,尽管我此前也拜读过两人的大作,但这次探索展委实让我心头一振,感触颇深。

从作品的总体风格上看,两人均承袭了长安画派元气淋漓、笔法苍秀的笔墨风格,他们的绘画风格理念里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大格局,大视野,大情怀,笔墨雄强豪放,开合自如,不落俗套,两人都是对立统一的高手,也是从奇险生发复归于书写和艺术理念的实践者。

同时,两人在艺术个性和笔墨语言上又各具风采。一个在雄厚厚重、雍容大气的水墨中行,一个在枯逸冷峻、萧散素简的线墨里漫步;一个在花奇山苍、水秀禽欢的笔墨中找到了湿润,一个于苍活散漫、简率率意的线墨里悟出了苍茫;一个在淡墨造势、浓墨壮骨的笔墨中实现了灰色调子下的层次绩效提升,一个在逸笔草草、以手运心的荒

寒变形虚境中抒发了内心的古拙灵奇;一个以含蓄婉转的笔墨语言写花草之妙曼风姿,一个借直抒胸襟的笔墨语言演天地万物之嬗变。如此等等,总之,他们彼此用创新的笔墨语言向观众诉说着他们的艺术追求和人文关怀。

我以为孟俊虎、王凤年两人的艺术探索是成功的,我之所以说他们是成功的原因,在于受众者的正面反响,在于他们用全新的笔墨语言诠释着心中的世界和故事。

我一直以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家既不能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也不能简单地模仿古人的一颦一笑,要走出去,在实践中给自己定位,在探索中找到自己的语言,在感动自己的同时,也感动和讴歌这个时代,为生活放歌,为时代喝彩。

记得新乡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李俊虎曾经说过:当代画家既要把继承传统和发展创新结合起来,也要把追求画面境界和强调笔墨精神融合起来,在继承中找养分,在创新中显个性,在发展中谋突破。现在看来,他的这一理念正在被广大画家付诸实践,相信在不远的明天,我们会欣喜地看到我市有更多的像孟俊虎、王凤年一样的画家,在笔墨探索的艺术实践中大放异彩、争奇斗妍。

(作者简介:宗卫华,美术评论家、画家,现为新乡市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



宗卫华作



馨香一瓣

盲人的世界

——读毕飞宇《推拿》

李乐岩(封丘县)

毕飞宇的《推拿》,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一本书。现在想起来,看了至少有两遍了吧!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想,我还是有话要说的。

毕飞宇的《推拿》这部作品,完全将盲人当成正常人来写,是关于盲人的日常生活叙事。

故事展开于世界的一个小角落,一个“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便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所在。

命运多舛让他们与黑暗为伍,但他们这样一群人——王大夫、小孔、金嫣、沙复明、都红……还是那样真实地与生活纠缠着。他们谋生,他们爱,他们有私底下的心情流转。这个群体的心理是容易被忽视的,在他们的心里,有强于普通人的自尊,有坚韧,有倔强到近乎偏执的个性,有对人的依赖和疏离,有恐惧,有挥之不去的记忆。

或许,他们也有自己的百转千回。王大夫在健全的弟弟面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小孔因为爱上了王大夫这个同样是盲人的而对父母千方百计地隐瞒欺骗内心纠缠痛苦;徐泰来因为自己的苏北口音自卑无比,一直到那个陕西的姑娘有一天对他说“你的家乡话真好听啊”,他的心扉透进了一缕阳光;小马对“嫂子”小孔难言而无可处置的暗恋之情;都红幼时“报答”的深刻记忆;沙复明在一举一动中无声地向所有人透露了他对都红的暗恋,

“他在爱,他的样子不可救药”……

其实,他们生活得远比我们辛苦。不止是身体上的缺陷造成的生活上的不便。那些,他们都能以意志来战胜。使他们长时间痛苦的是内心的煎熬,但他们却很少抱怨。可因为这似乎是某只强大的手操控的命运,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了操控的实感,他们对走进自己生活中的人总也看不清,他们与父母兄弟也只能疏离,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爱情也有难以掌控的无力感。

看了《推拿》,我才强烈地意识到,他们却是这样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地生活着。

他们谋生。他们的强烈自尊不容许自己接受来自他人的施舍和同情,他们要自食其力。所以王大夫和小孔会只身跑到深圳去赚钱,过着昼夜颠倒的日子也从无怨言。毕竟自食其力是一件能够让自已心满意足的事,它能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一个盲人来说,更是如此。“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所有盲人不是如此么?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即使在一些人眼里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绝不卑微。

当然,《推拿》让我们感受到的远远不只是尊严。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以正常的心态对待过盲人,在他们和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些什么,或许这才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诗林折枝

乳名是我回故乡时的通行证(外一首)

丁济民(新乡市)

乳名是我回故乡时的通行证
离别故乡四十年了
乳名已在高楼大厦的城市里走失
只有家乡厚重的土地依稀没有遗忘
我的乳名很小
小到只被姥姥和邻居含在嘴里
只被村里的老柿树弯腰梨树及枣树挂在枝头

也只被黄河故道的池塘和柳青河刻在心中

布谷鸟 小麻雀 斑鸠 叫天子是我童年的向往
兴社 存赏 长现 景亮 俊昌是我的好伙伴
割草 放羊 拾柴是我们放学后的

黄河故道的高粱地和麦田是我们玩耍的战场

光影如水淹没了温热的过往

当年那个弹弓击鸟的顽皮少年
如今已经华发满鬓
父亲的故乡仿佛只在梦里拷贝
发眸

多年前我在城市里营建了一只小窝
故乡却成了我纸上心心念念的诗
与远方

时光无限
能装下亘古宇宙洪荒
乳名很小
却能放大成一个不老的故事

胡杨林

看一下西部眼睛里就漫出了胡杨的汁液
季节在你的胸中凝固成旷世传奇
不屈的骨梗挑破苍穹
绿在燃烧 绿在天涯

在流水的河畔和枯水的沙地麇集
生与死都若雄心恣肆的古典武士

大漠烟直 长河日圆
苍茫雄浑的金戈之声裹挟着亘古浩气

撞击着一页页斑斓典籍
我匍匐于柔软的沙间俯仰倾听
时光的经卷若钟鼓响彻幽深的史诗

身披铠甲的胡杨是西部的魂魄
死后千年不倒
倒下千年不朽
如诗人铮铮风骨
行吟高于苍海桑田之上
只与天地相语

爱的抒情

陈雨(新乡市)

当我以一个生命的名义
降临于世
你便在远方也落地为双
互不知姓名
却在人间许下誓言

此生相偎相依

从此
红尘中多了一分牵绊
在万目光中
习惯了你的双眼

疯长一般的天籁
抵御了无数美景
在你感情的留白
便是我蓬勃的思念

也许春花诱惹了我的双眼
但我的心
还在秋心里垂挂你感情的屋檐
无论漂泊多少年
你依然是我四季里的春天

漂白了的发型
无法形容思乡的小船
深邃的双眼
怎么也走不出你优雅视线
我只愿把爱的抒情
别在你的胸前
让它在深情的岁月里蔓延



履痕处处

漫游北海

石艳玲(新乡市)

日复一日地忙碌,身心好像一刻不停歇,总想找一机会,驻足一个地方,换一换心情。和几位姐妹商量后,决定去北海游玩,看一看那里美丽的风光。

北海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北部湾东海岸,气候属海洋性季风气候,具有典型的亚热带特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西部唯一同时拥有深水海港、全天候机场和高速铁路的“中国十大秀美之城”。

北海的银滩约万米长,宽度介于30米至3000米,平均坡度仅为0.05。沙滩均由高品位的石英砂堆积而成,在阳光的照射下,洁白、细腻的沙滩会泛出银光。微微海风撩拨着长发,阵阵海浪声召唤着我们,放眼望去,海天一线无边无际。深吸一口气,内心都醉了——大海啊,我来了!

浪潮涌来,软软的凉凉的海水淹没了双脚,全身的细胞被激活,我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同伴有多年的游泳经验,而我只是简单的学过一段时间所谓的蛙泳,在同伴的鼓励下,我决定下水实战。有同伴陪同,我的内心是安全的。我们靠近深水区,脖子以下被海水包裹着,当海波将涌到身边那一瞬间,我双手抓牢系着浮球的绳子,身体借着海水的浮力向上一提,轻松躲过。我随着海波的节奏,掌控着身体的起伏,感觉很有趣。可没一会儿,大海就让我感受到了她的威力。只见一个泛着白色浪花的大浪袭来,我的整个身体被拍进水里,被灌了一大口海水,泳帽也被海水“抢”走了,好狼狈呀!

出水后坐在沙滩上休息,浪花一次又一次地奔向沙滩,又一次次地回归大海,我看得入了迷。浪花多像一个人的情绪呀,有和风细雨,有风急雨骤,只有深入内心,你才能有最真实最全面的感受。

来北海一定要上涠洲岛。涠洲岛位于北海市北郊湾海域中部,北临北海市,东望湛江市的雷州半岛,东南与斜阳岛比邻,南与海南岛海河相望,西



丰收谣

李青春 摄



往事如歌

勇敢的爱

杨业胜(新乡县)

叶盛最终还是战胜了怯懦,鼓起勇气坐上了火车,前往一个他心中念叨无数次而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是一趟慢车,极慢极慢的那种,每一个小站都要停,还要经常停下来避让那些快车。车厢里人不多,叶盛端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放着他破旧的旅行包。此刻他内心五味杂陈,茫然地看着窗外。他不确定女朋友辛萍是否收到了他的信,因为他在信中约定了去她家拜访的具体日期。寒假之前他和辛萍商议开学前去拜访她的家人,并约定在离她家最近的小站会面。

叶盛和辛萍在大二时确立了恋爱关系,现在是大三,转眼就到了毕业季。毕业以后怎么办?这对年轻的恋人很迷茫。他们的家乡相距那么远,中间隔着祖国的两条大河,毕业后若不能在一地工作,后面的事情是很难想象的。辛萍姊妹两个,姐姐招婿在家,她明确表示姐姐不可能允许她去外地。叶盛的家人当然也希望他能回去工作,对家好有个照应。最后叶盛下了决心,和辛萍一起去她的家乡,现在他们觉得是时候让辛萍的家人知道他们的决定了。

火车缓缓地走着,窗外是广袤无限的豫北原野,大大小小的村落散布其中,田野被高大的杨树画成方格,村庄周围是泡桐、刺槐和枣树。



榴花

火车跨过了黄河,又停靠了两三站,终于在叶盛熟记于心的那个小站停了下来。火车进站之前叶盛已经焦急地把目光投向小小的站台,却没有看见女朋友的影子,叶盛的心在往下沉。

叶盛随着不多的几位旅客走下火车,来到了站台上。站干净、冷清,十来间办公房一字排开,候车室空无一人,下站的旅客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他孤独地立在那里。他的心浸在寒风中,分不清东西南北,不知道脚该往哪个方向迈动。

叶盛晕乎乎地走到候车室,由于人少,站上的人并未阻止。他把旅行包放在长凳上,坐下,然后把头深埋在双手之中。他在想他的女朋友不爱他了,或是她的家人不爱他了……

过了不知多久,从窗户透过的阳光越来越倾斜,叶盛逐渐清醒过来。他在想她不应该不来接他,他们是那么相爱,或许是她没收到信,或许是她记错了日期,或许是她病了,或许是自己软弱的性格让她觉得他没有勇气来……现在叶盛觉得都是他的错,如果约定的时候他再坚决一些,没有说模棱两可的话,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景况。他恨死了自己。

叶盛有他女朋友家的详细地址,她的家离小站应该不会太远,因为他曾听女朋友讲过从小站步行回家的故事。他犹豫了,是不是该一路打听听着找过去呢?能找到吗?找到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人家不欢迎这个不速之客,他该怎么办?叶盛恨自己没有一颗勇敢、坚强的心。

候车室的时钟指向了下午四点,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叶盛下定决心要去辛萍家,哪怕结局是最凄惨的。

一番打听之后,叶盛向着目的地出发了。走在陌生的乡间道路上,望着身前长长的影子,叶盛有些惶惑,也有些莫名的兴奋。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异乡的大地,景色和家乡完全不同。在家乡出来家门眼见的山,是河,是池塘,是片片水田,是竹涛阵阵。然而这里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星罗棋布的村庄,是那么的空旷、静寂。

路上行人稀少,叶盛缓缓地走着,毫无思想。走过了两三个村庄之后,一打听,才知道方向偏南了很多,多走了许多路。叶盛不禁对自己羞于和人说话的性格愤恨不已。

不知走了多久,叶盛的双腿有些打颤,脚也磨出了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痛。终于,他到达了目的地。

村口有一个杂货铺,一间小小的平房,货架上摆着一些货物。店主是位黑瘦的老人,他仔细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叶盛嗫嚅地问道:“大爷,请问辛萍家怎么走?”叶盛的南方口音大爷听不太懂,解释了好几遍才使老人明白。虽然他对叶盛买东西有些失望,仍然热情地回答:“哦,你说的是小宋家呀,前面十字往北,走到头儿就到了。小伙子,你是他老家亲戚吗?”最后一句话使叶盛一愣,瞬间他又缓过神来,赶忙说:“是的,是的,是老家亲戚。”

对叶盛来说,最后这短短的路程无疑是最艰难的,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强迫自己向前挪动。路程不远,三五百米而已,街道上行人稀少,这使叶盛避免了被众人注视的尴尬。

终于叶盛找到了那处宅院。五间正屋是红砖黑瓦房,陪房是两间平房,街门是临时的栅栏门,低矮的院墙边整齐地码放着干枯的棉花秆和玉